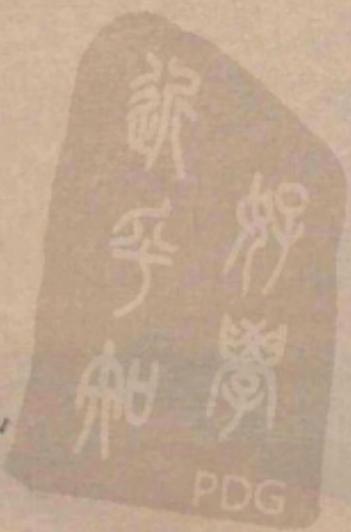


徐公文集

四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東海徐口口銘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

口口墓銘

唐故守尚書刑部侍郎喬公墓誌銘

唐故建州觀察處置等使陳公墓誌銘

唐故檢校司徒苗公墓誌銘

前虔州雩都縣令包府君墓誌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劉君

口口墓誌

唐故印府君墓誌

唐故御史中丞包君墓誌

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

韓公墓銘

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  
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降漢以三傑重輕至東  
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節踐艱毛之運避  
亂遠徙遂家昌黎餘慶流光最為繁衍曾祖鈞太  
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觀察使  
使故又為齊人公秉夙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高

于

于

學深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於洛陽聲名藹然一  
舉擢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國難方興家艱  
仍<sup>今上</sup>嚮<sup>舊</sup>瞻烏擇木杖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釐在  
辰側席時彥得公甚喜賓禮有加於時有吳肇基  
庶事草創公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  
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以校書郎釋褐出為滁和  
常三州從事公亦怡然不以屑意詠風月游山水  
而已中興受命上嗣撫軍以公有七子之才膺四  
友之拜徵爲秘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深器之及  
踐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大禮

疊

儼字偏右文蔚  
字偏右

徵  
章

繁公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郎  
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君文蔚協同  
其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  
於一言君子以爲真博士也頃之以本官權知荆  
誥初公但以文章際會未嘗與政及其當惟新之  
運感知己之恩未及聽政章疏相屬或取正失禮  
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為權要所嫉竟罷其職丞相  
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又廷奏黨與詞旨深  
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貶和州司士參  
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為虞部員外郎

修

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俄拜中書舍人從時望也  
公雖才識優贍而質性疎散凡在位者道復不同  
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  
公援古酌今請以錢為幣時獻封者甚衆元宗獨  
以公議為長即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令上殿位  
改吏部侍郎兼脩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掌執而  
下相與沮之故百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為之曉譬  
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不勝其忿嘗因對見聲色  
俱厲因徙為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新錢  
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兵部尚書充勤

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  
高稱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  
職務既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  
於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  
分司南都於是謝遣妓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  
為兵部尚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  
公復論刑政之源明防救之術又上格言五篇手  
詔嘉納即拜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初上  
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光政殿召對夜分乃  
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霧雨之望方深鍾漏之

期遽逼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二十七日  
沒于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震悼為之涕流有  
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枕天不愁遺碎我瑚璉辭章  
乍覽痛功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迨不得  
其遇半聞聽者乎可別輶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  
事仍官給葬事士庶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悲  
嘆有司考行易名曰文靖即以其年九月某日葬  
於某所禮也夫人龍西郡君李氏生簪纓之族有  
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先逝繼室北海縣君蔣  
氏長子疇為奉禮郎早卒次子侃為校書郎聰惠

驚

鳳成無忝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健曰儕  
女四人或一作儼公族或為左世家嗚呼哀哉公之  
為人也羨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吝  
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獎後進為之聲名片言可  
稱躬自諷誦再興歲舉取實去華故其門人多至  
清列屢從謹逐殆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  
理尤速言事無避凡章疏焚藁之外尚盈編軸焉  
審音妙舞能書善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  
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  
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生計身歿之日四壁

影宋本不空接  
文淵閣當脫二字

蕭然衣衾櫈牀皆從恩賜詔集賢院編其遺文藏  
之秘閣凡一所開卷可知也鉉與公鄉里遼邈  
年輩相懸一言一道合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潤江  
湖區區之心固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  
反袂識彼陵谷其銘曰

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逸氣凌雲高名直  
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際言行  
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寧虧猗嗟韓公屈亦能伸松  
寒益茂玉焚始真乃感明王乃為大臣送往事居  
不湍不磷嗚呼韓公胡為而然闋此相邱歸於夜

絃

泉茂陵遺簡京兆新阡斯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  
郢匠已矣牙鈕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唐故朝請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杜國

賜紫金魚袋喬公墓誌銘并序

士有放懷更曠介然中立外物無累於心沒齒不  
違於道吾友喬公嘗從事於斯矣

公諱巨齊字亞元廣陵高郵人也曾祖譚祖奉皆  
不仕考鴻漸本縣尉家世清操州間稱之故其子  
孫必有興者公少好學善屬文鵠冠遊京都詞藻  
典雅容止都雅烈祖輔政見而器之補秘書省正

字丞相宋楚公初獲進用位望日崇聞公之名辟

置門下每為文賦詩詠輒加稱賞由是名譽日洽  
而卿士大夫皆前席待之累遷大理評事司直監  
察御史屯田員外郎從宋公出藩為江西浙西掌  
書記府公告老歸九華山公乃升朝為駕部員外  
郎未幾守本官知制誥就遷祠部中郎中書舍人  
典掌樞機周慎靜默凡十餘年值邊境倣擾師出  
無功詔旨親征中外憂懼公上疏極諫坐沮撓軍  
勢黜居臨川頃之宋公獲謹又以故吏為累由是  
累年沈廢今上即位徵為水部員外郎改司農少

徵

貞

鄉判太常寺轉殿中監脩國史拜給事中權知貢舉又兼獻納使遷刑部侍郎公自徵還數年間聯歷清望蓋舊齒直道上簡聖心至是以老病不堪朝謁聞上知其家貧詔以二卿之秩養疾壬申歲九月二十有三日卒于京師濱江里官舍享年七十一有五遺命以周易孝經賓館中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即以其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葬于江寧縣某所禮也夫人太原縣君郭氏代公亥孫晉陵公喻之女也餘慶所備門風甚高婦德母儀聞于宗族一子僧孺秘書省正字早卒孫諝亦為正字公

之爲人寬簡真率常以詩酒自適不以勢利繫心  
毀譽讒惡之詞聞之晏如也從事楚公府治二十  
年凡爲府公見知者皆詭譎傾側公獨淡然無營  
守正不諂故但以文義知賞未嘗任用烈祖下詔  
公卿舉可以親民者楚公所薦非其人烈祖甚不  
悅謂給事中常公夢錫曰吾望其薦匡舜也常公  
及中書侍郎韓公熙載嫉楚公如讎而與公善嘗  
相謂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公之歷任奉法  
循理似不能言者及其臨危擊節抗詞忤旨侃侃  
然有古人之風黜官奪祿甘貧守約凡五年不形

於  
憮

於言色恂恂然道家之流也故能享老壽保康寧  
歸全委順斯可貴矣公臨終數日舍弟往候之怡  
然言曰吾往矣君兄弟可各為一詩哭我翌日復  
告門生曰吾已得徐君兄弟許我詩餘無事矣其  
忘懷死主也如此嗚呼祭酒之禮已隔平生挂劍  
之信永畀穹壤故以二章為誌闕于九原所撰集  
七十餘卷編紀之任屬於門人此不偹書也其詩云  
舉世重文雅夫君更質真曾嗟混雞鶴終自異淄  
磷詞賦離騷客封章諫諍臣襟懷道家倡標格古  
時人邈老誠云福遺形未免貧求文空得草埋玉

遂為塵靜想忘年弭冥思接武晨連宵洽極酒分  
日掌絲綸蠹簡書陳事遺孤託世親前賢同此歎  
非我獨露巾

錯詩云

諸公長者鄭當時事事無心性坦夷但是登臨皆  
有作未嘗相見不伸眉生前適意無過酒身後遺  
言只要詩三日笑談成理命一篇投弔尚應知

唐故左右靜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  
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光祿大夫檢  
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賴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

弘

公諱德成字仲德其先潁川人也帝號餘烈侯滿崇封盛德之祀綿邈於百世光遠之慶蕃衍於萬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閨方角立網羅英異弘濟艱難我曾祖茂新祖滔皆以雄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策勲督護之名沒乘於飾壤父誨檢校太尉兼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謚忠烈殊勲大節有信史豐碑存焉公即忠烈公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沖淡之心通習孫吳固其家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傳之年已

修

著名譽先公剖符劍浦威信洽聞諱子之耿實有  
其力弱冠為本郡裨將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  
朝累表遣公入宿衛即擢拜右千牛衛將軍充殿  
直指揮使恭命畏法脩身擇交先公每言邊事常  
密疏于紙遣公上啓默識強記數奏閒習元宗甚  
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淮工兵起王師不振  
公屢上書自奮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趣濟難  
破其屯戍遂入海陵與諸軍會勵兵固守強敵日  
益公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圍兵既遁乃涉長淮指  
下蔡別率戰艦分擊浮橋三中流矢神色自若自

完作寧

秋徂冬且戰且前凡五進軍壘皆以衆寡不敵之  
勢當輕悍卒至之師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戎  
逗撓逆臣攜叛羣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  
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堪為百戰之師其  
見稱如此數月為和州刺史及為左天威將軍廂  
虞候明年改池州刺史是時彊場甫定閭井未完  
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滯訟吏不生姦錢軸  
牙檣無忘水辱之愬輕裘緩帶常為峴首之游賦  
置酒必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

徵簡

應對詳敏咸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承解卽  
扈蹕優旨不許今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為右天德  
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師為下軍至是詔旨以南  
國之用尚於舟楫今而後知非是乃蘭練精銳置  
龍翔軍以隸親衛命公為龍翔都虞候舟師之重  
自茲始也會先君來朝卧疾郎第公親侍醫藥躬  
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帶客至問疾者不知其  
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禮扶護靈柩歸于建安  
詔起為欽州刺史本州團練使視事三載其理如  
初秩滿復為右龍翔諸軍都虞候遷都指揮使每

仲秋講武訓兵仲冬而畢進退號令由公指顧威  
容嚴整覩者肅然頃之又為虔州巡檢使知州事  
五嶺之際地廣民悍內據谿洞外接蠻夷告訐敎  
敎習以為俗於是申以刑政示以嚴明廣視聽審  
情偽吏以微文出入者皆面詰其狀莫不惕息而  
退弊為之革人以之和於是浚清隍嚴壁壘出私  
帑以助費因農隙而僱功凡書勞考績此其昭昭  
者也尋拜池州觀察使以其秩居虔州上以建安  
之地人思舊德且欲以畫錦之盛顯公之能乃除  
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置等使留後公以違奉

歲久無以私為抗表來朝固辭不詳改右威衛大  
將軍充左右靜江都軍使又轉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奉以建州之祿歲計千萬甲第廄馬賜與優渥  
俄而被疾自識終期申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  
疾但曰世受主恩未有以報惟此為恨耳又親問  
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游岱之有知必  
結草以為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  
闕稽首流涕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于建業  
濱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  
贈安南大都護遣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官給有司

修

考行易名曰烈即以其年九月日葬于其所從理  
命也夫人信都郡君刁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  
女容德之美閨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清  
孝友聰慧情詞好學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  
之慶其在於是嗚呼哀哉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  
鍾鼎之業脩文習武全孝資忠風格端莊襟懷夷  
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睦親念舊無有所遺先人  
之費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為之貧在公之餘手  
不釋卷篇詠詞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將唯公而  
已凡四典藩郡皆有借留去恩之美民到于今稱

託  
於

之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間脩塗方碑大年不登  
知與不知皆為悲歎鉤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  
雖復出處不齊班序致隔金蘭之分終始不渝寢  
門流慟痛生死之永已圓石表墓惠陵谷之靡常  
亦公之一遺言以此見記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于  
知已哉故為銘曰

龍泉之靈武夷之英生我儒將乘茲令名臨戎有  
勇察俗有聲為臣之節與世作程位逼建牙秩參  
掌武才實膺時忠惟得主鬱此雄圖溘然中露謂  
天蓋高不可以憇悲哉俊氣永已荒丘鳳臺遺館

樹

梅嶺窮秋樹惟挂劍地即眠牛餘芳不泯淮水長流  
唐故檢校司徒行右千牛衛將軍苗公墓

誌銘

公諱延祿字世功其先上黨人昔者楚多淫刑貴始逃難晉賴謀主苗受其封高門之慶雄視樂都綿綿瓜瓞翼翼孫謀存諸簡編可以揚榷延洪于我七代祖中書舍人延嗣光大于我六代祖太師晉卿源流繁衍蔚為甲族中朝散亂後裔播遷匿迹淮楚之間今為盱眙人也先公諱隣生於兵戈之間長習鼓旗之用遭遇英主建功立事出為泗

州防禦使入為靜江軍統軍世卿之祀衰而復振  
公即靜江之長子也弱不好弄壯而有立負雄勇  
之量不以驕人秉剛直之姿未嘗忤物持重善戰  
默識寡言時輩推之以為君子初先公奉正略領  
偏師南破山越西定江楚東絕滄海北捍徐戎弓  
不解鞘兵不匣办公年俯弱冠寔參其間寥旗斬  
將所向披靡宣力用於君父舒壯氣於風雲然而  
職以序遷蓋歸美於先公也烈祖孝高皇帝中興  
大業疇咨舊人命公領泗上精兵入為宣威軍裨  
將六卿之選以翼京師八屯之權實資宿衛歷紀

署

授任一心靡渝今上祗嗣鴻圖益宣朝寄摠牛牛  
之士以爲心膂假五教之秩以崇班列會侍中燕  
王以帝子之重兼鎮兩藩詳求命卿以事大國俾  
公徒步卒屯宣城凡甲兵壁壘之事皆聽於公夙  
夜惟勤燥濕生疾春秋六十一保大九年十月七  
日卒于宣州公署上省奏傷悼為之罷朝送終之  
禮有以加等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江  
寧府縣里禮也夫人王氏淮南裨將唐之長女也  
先公負游俠之氣有征討之功勇冠三軍力制奔  
虎夫人麗桃李之質鬱蘭薰之芳婦禮聿脩遺訓

無墮君子以孝慈率教夫人以嚴正克家閨門之  
理寔有內助以保大八年五月一日先公而逝今  
始祔焉子全厚全贍全節全義全海皆有父風苗  
氏為不朽也銘本自一世親早為姻族歎侯封於李  
廣發哀詞於杜篤刻翠琰於荒阡擬高陵於深谷  
其銘曰

才之後兮將之雄位之侯兮壽未中天難諶兮人  
云七川既逝兮歲將窮素車兮丹旐白草兮青松  
悲雄心與壯氣漸荆棘兮蒙籠

前虔州寧都縣令包庸君墓誌

銘序

昔者鄭都涇產知懷仁之有誠孔門慟淵見福善之無驗遺憾千古可勝言乎君諱詠字義脩其先延陵入漢大鴻臚咸之後也曾祖章祖岌皆眷戀本土卒於縣察考泊遇故侍中寶之亂乃去仕唐吉州長史入吳終和州歷陽令政有遺愛故家焉今為歷陽人也君幼而岐嶷長而學問孝敬自律名利弗嬰安貧怡然縹有餘裕順義未丁先府君憂泣血絕漿杖而後起朝廷獎勸善政砥礪淳風即起君為歷陽主簿秩未滿移知含山縣先是兵興之後循吏用稀君簡法紓刑約廉毅信縣無逋事

吏不能欺蒞官更考清嘯而已選授知虔州寧都  
令西楚之地南際珠隣本之以蠻班之風因之以  
敎敷之衆長鯨之戮雖久碩鼠之刺猶繁君下車  
考政經察人病矯異俗均地征常為諸邑之最吏  
民上書借替期求真命者無虛歲矣而懋賞弗臻  
成功輒去解印之日輦車即塗君素多疾至是增  
劇以己亥歲秋九月十九日終於歷陽馴翟里之  
私第享年四十有一以其年冬十一月六日葬于本  
縣本鄉許思里祔先君長史之塋禮也君前娶潁  
川陳氏後娶樂安花氏皆良家之子淑德不爽二

貞

敬

子曰德容德鈞二女皆佩觴弁角之歲君天資貞  
吉立性和雅尊敬師友敦睦親姻移之於官故所  
至皆理而位不參于朝籍年不登於下壽能無遺  
恨乎鉉兄弟少孤長於舅氏親承撫卹勉以進修  
門金上御名不傾君之力也嗚呼渭陽之贈已矣寧追逝  
川之歎哀哉何極故拂貞珉紀述遺德庶深谷以  
徒遷見清芬之未泯其詞曰

懿哉華族鴻臚有聞家餘厥慶世濟其文祉祚鍾  
積實生我君惟君之生姿性天成清譚變馬寶思  
凌雲道光表式才中銓衡爰職縣符政闈務舉旋

驚

樹

貞

綵二色亮飛鸞舞天亦難堪俄悲物故驚波易邀  
陽露難收荒郊落日宿莽窮秋銘茲幽壤永樹芳猷

唐故常州團練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

劉君墓誌

夫資忠全孝含飴履潔君子所以沒身而守之聖人所以屈已而申之其道可傳其風可仰嗚呼劉君其殆庶乎君諱鄗字正源其先彭城人徙居廣陵重世矣曾祖永澧州司戶叅軍祖審不仕考瓌檢校戶部尚書贈右僕射君生而岐嶷有異常童五歲而孤即稟至性年在幼學卓然老成初先君

人貞

事吳寶幹近職而太夫王氏與貞穆皇后復有姻舊故宣帝命君使事丹陽公府公龍飛以君為殿前承旨便蕃左右靖恭夙夜勤心稱職人無間言二十年間累遷檢校禮部尚書充崇賢殿使及轉俯代謝衆或將迎君侃然正色有死無二游說之詞不能入權利之勢不能動於是闢豐希旨以遞語中之坐除名流池陽郡明年有唐憲禪烈祖嘉若盡忠亟召之還除常州長史憲還其官階田宅未幾又改和州長史聽歸廣陵舊居初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郎中賜以章綬自爾至于為

貞  
讓

相每朝謁必先見君而後入及元宗即位召至京  
師復命太夫人入禁中如貞穆之時謂曰吾受吳  
朝恩禮不敢忘也今猶數夢讓皇帝敕臣子之禮  
吾觀當時近臣唯夫人兒為長者帝意親之今復  
得在吾左右良足慰也君聞之遂稱足疾不任趨  
拜上仍賜第以居之歲時錫資甚厚時使親近諭  
旨竟不能移上乃加太夫人封邑召君受命於朝  
固辭以疾上歎息曰此子至孝今以其母故召之  
不來是必然也此亦古人所難吾何為奪其節耶  
久之以君為常州團練判官不使之仕優其祿而

俯

已今上嗣位加檢校右僕射君家承鐘鼎之富少  
居綺紝之職時逢革故年甫壯室而遂閉門却掃  
高謝人間孜孜色養怡怡自得姻族以之肅穆士  
友以之景仰名節終始清風邈然丙寅歲夏六月  
某日終於建安某坊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九君葬  
太夫人于茅山良常洞之西因自卜塋地即以其  
年月日葬焉禮也前夫人張氏早亡今夫人吳氏  
實有美妻之賢能從伯鸞之操天資玉映令問薰  
蘭子昭嗣女某等善慶所鍾家聲不墮愛敬哀戚  
在禮無違嗚呼令人具心有後鉢家世通舊復連  
鐘敬

懿親常以君抗節遺世既近代之孤標而元宗推誠讐善又列碑之難事足以激揚薄俗垂示將來乃為銘曰

忠於事君孝於養親逢時有道以義衛身隱不絕俗居能保真裁永終吉誰為古人地肺之原小茅之麓左貯圖前瞻柳谷欒棘新吹松楸再卜令問昭顯流光似續刻此苔華永芳蘭菊

唐故印府君墓誌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人也因官徙牒遂居建康曾祖知章無祿早世祖某官考某官君幼而勤學

鐘

長而力行孝悌著於家庭信義行於州里弱冠明  
經擢第釋褐太子校書千里之行時輩推許會上  
國喪亂遂南奔豫章連帥鍾公見而悅之辟為從  
事豫章府變始歸是康并邑更移親舊泯沒君慨  
然悲世難之未已感宦路之多艱於是抗志衡門  
息機世表樂山水寡言語極談不過經籍之事足  
迹不游鄉相之門篤好六經歲誦再偏雖憂疹疾  
病未嘗廢也孜孜焉脩善如不及恂恂焉與人無  
間言保大丙寅夏四月日考終命臨終訓勵諸子  
備有嚴誠如覩顆之命無莊舄之吟春秋六十有

九夫人徐氏通儒書有婦德先公而逝即以其年  
月日合葬於某所禮也子崇禮崇禦舉進士崇簡  
明法及第為舒州司法叅軍秀茂之業聞于場中  
咸以為印氏之門其後心大諸子以我宗之自出  
故銘誤是求銘曰

於惟穆氏代有君子恂恂若人亦既克似退不丘  
壑進不朝市體道居貞全高沒齒俊造之學施于  
後嗣昭昭令名與石無已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柳

史中丞包君墓誌

立

貞

君諱諤字直臣丹陽延陵人也學我長源發于夏  
后分封受代著于會稽司農而後代有賢哲轉徙  
旁郡遂家延陵種德流光世為大姓曾祖某丹陽  
令祖吸潤州錄事參軍考泊和州歷陽令業官之  
美播于氓頌公以廣明庚子歲生于丹陽長於我  
馬之間遂好金鼓之政氣質慷慨而孝於事親材  
用敏幹而慎於畏法命不我與事多無成高皇帝  
兼摠六師以輔王室署君牙門右職將進用之君  
以歷陽府君喜懼之年辭歸就養因隸歷陽軍中  
自是服勤祇役多在外郡家貧援寡仕不求聞三

誌其節貞

十餘年有勞無過養心知命以保遐齡交泰元年  
春二月日卒于鄱陽舟中春秋七十有九夫人危  
氏故賀州刺史韓德卿之女也婦道以順家政以  
嚴內慎有光六姻是則子三人曰會宗曰穎曰銳  
皆敬述先志勤脩令名號奉靈輶旛就成制則以  
某年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里禮也某感深自出名  
謝貴甥戴悲渭陽之詩永痛西州之墅故書遺懿  
以鏤貞珉其銘曰

猗歟府君世載其聞有道無命與俗同羣代耕得  
祿全和保真享壽八十下從先人乃整歸艎秦淮

之濱乃卜亥宅旬金之陵不可不識封丘勒銘惄  
惄餘慶永永芳歎

徐公文集卷第十六

徐公文集卷第十七

宋海徐公文

岐王墓誌銘

故平昌君孟氏墓銘

故昭容吉氏墓銘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太君王氏墓銘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岐王墓誌銘

天地之靈氣發為賢人邦家之積慶鍾于公族其  
或富老成之智促鶩子之牛感羣情者自出於天  
資垂英聲者非由於事業是以蒼舒軫悼於魏祖  
表行曰哀夏王鍾愛於明皇錫名為一中興在運  
代有人傑見於岐玉矣王諱仲宣今上之第二子  
也文武儲慶日月輸祥寶太姒之子如曾柏之貴  
天質秀發神機內融亦既覽懷未遑就傳問安長  
樂視膳寢門承歡愛於瑤齋極友弟於朱邸成人  
之量宛由生知三歲受封為宣城郡公倣大司馬

之秩維城之望日以光矣不幸今上御名疾甲子歲冬十

于幼

月二日薨於閣內年四歲主上痛切敏之異極天  
慈之懷詔輶朝七日冊贈司徒追封岐王既而感  
上聖之忘情遵先王之從儉節哀簡禮以厚古風  
即以其月十有八日備鹵部鼓吹葬於江寧府某  
縣某里之原有司謚曰懷獻禮也惟王以襁褓之  
年蘊金玉之度異迹昭灼可得而言至如禁中娛  
侍常在左右或異宮一日則思戀通宵翌旦未明  
必親至御幄須奉顏色然後即安其孝也如此上  
每罷朝稍晏莊色未迴王則儼然侍立不妄言笑  
須天顏悅憇則趨就膝下怡怡稚戲不失其儀申

敬

惠

宮以上之鍾愛恐漸於驕故撫掌之方威克於愛  
每加教誨過於嚴厲而王凜然祇畏初不壞容退  
或見上乃啼以自悔其敬也如此始二歲上親授  
以孝經雜言雖未盡識其字而每至發端止句之  
處皆默記不忘至于寢疾近數千言矣時聽奏樂  
必振袂擊節咸中律度工人試中變其曲王輒止  
之曰非前曲也雖周郎之顧何以加焉其慧也如  
此受封之日見於內殿音詞宣朗容止閑習觀之  
者咸歎重焉其敏也如此凡玩好之物意有欲者  
瞬目賞譽未嘗求索或識其意持以與之必再三

佗

於

知

推却不肯即受其教也如此上曰昔人謂王勣為  
神仙童子今此兒近是乎及其薨也悼念之甚曰  
吾見他人賢子弟猶惜之豈惟父子之性乎中宮  
哀慟至於加疾自非英姿感動孰能臻此哉議者  
以為列宿淪精高真降迹表瑞玉室令復還矣嗚  
呼凡我臣庶暨乎藩戚瞻飛蓋之何期慨神理之  
難測寧盡美乎稱讚庶騰芳于簡冊詞臣奉詔謹  
勒貞石其銘曰

粵我仙源流光慶延公族之異惟王生焉禮詩仁  
孝斯之謂賢夙習非學生智自天既與之智胡奪

於傳

之年瞻庭蘭刈顧掌珠捐孟冬寒氣京兆新阡鼓  
吹簫簫旌旄翩翩跣足躅于雜遝閨藩房于夜泉  
已焉哉庶彌彊之一夢豈沒世之無情

嗚呼庭蘭伊何方春而零掌珠伊何在玩而傾珠  
沈媚澤蘭墮芳馨人猶沮恨我若為情蕭蕭極野  
寂寂重扃與子長訣揮涕吞聲噫嘻哀哉

又銘一首

至尊所作上省庭蘭掌珠之句謂得比興之實遂  
廣其意發為斯文親迂宸翰批于紙尾足以厚君  
親之義行孝慈之風是用勒石永光泉戶謹記

故平昌郡君孟氏墓誌

于

貞

太歲癸卯五月十有九日大行皇帝謚妃平昌郡  
君歿於大內之別院享年四十有三嗚呼哀哉昔  
天保末定大東啟其疆魯道有蕩三柏紀其政實  
始孟氏代為強宗德厚流光之符祥肇慶膺之効  
宜乎來裔生此淑人曾祖某祖造父及皆以舍道  
居貞遜世無悶克家垂訓式永門風郡君麗窮窪  
之容秉肅雍之德游依漢水氣兆河間乃膺八月  
之求入預良家之選璧門受職彤管服勤恭順之  
心奉坤儀而得禮明惠之智導宗教而無遺爰屬

佗  
夜

造邦遂崇封邑路寢之後柔芳載揚既而千載上  
仙宮車晏駕號遺弓於萬國感餘香於九御沈哀  
共極美修獨縗不延幽窓之期重刪上宮之念嗚  
呼哀哉即以其年六月日葬于江寧縣一安德鄉德  
信里之原禮也青鳥既吉覆斧斯營永光烈女之  
風盡紀他山之石詞臣奉詔謹勒銘云

杳杳平野蕭蕭一丘原松積靄隴吹臨秋子嗟淑  
女於此藏舟委貞質兮厚野奉靈駕兮仙游惟憇  
史兮未泯豈餘芳兮不休嗚呼哀哉

天子是內官必先令德九嬪掌婦學以教六宮是故壺則成風漢瀆流化者矣昭容吉氏麗姫之質富班女之文治絲枲以服勤宮功有序徹粢盛而舉職祀禮無愆用能妙簡皇心光膺盛典頃錫粉田之賦因開左輔之封嗣服之初日不暇給視月卿而命秩近正朝恩閱逝水以成川儀悲異物春秋三十有三保大三年秋七月二日薨于別宮皇帝悼之廢朝一日遺奠之禮有加等焉即以其年月日葬于上元縣龍城鄉之原禮也昭容諱某字園東海朐山人也曾祖徵朗州龍陽縣令祖黨

其

寔

壽陽縣令父彥輝海州懷仁縣令咸膺鄉里之選  
屈從州縣之勞有利物之能不享其位衆積善之  
慶克茂其宗著籍金門移家戚里昭映惇史不甚  
美歎詞臣奉旨式揚懿德庶使高深自改長延丹  
砌之恩金石無虧仰慰璧臺之念其詞曰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儲慶炳靈實生昭容史曰明  
智詩云肅雍內職以理柔芳有融聞川宵奔燃膏  
曉滅西陸移景涼風殺節虞璣流聲遣車成烈茗  
華不歷蘭菊無絕

唐故鍾氏太夫人太原縣君王氏墓誌銘

貞姻

節

玄

夫人太原祁人也因官徙籍遂居豫章自緇嶺肇  
基晉陽錫壤光靈繁祉蔚為大宗圭組簪纓與世  
升降聖曆中否我亦不彰故祖考某皆蘊道居貞  
流謙毓德夫人有金玉之質桃李之姿柔順睦嫋  
以奉慈訓組紲織紝聿勵家風宗族里間莫不稱  
美先公司徒續我嗣服實臨我邦夫人誕昭四德  
之華用光九女之遼門內之理實皆聽之家人尚  
嚴婦道貴順主饋以敬均養以慈艱闋更險始終  
若一邦君內則皆取正焉嗚呼昊天不庸路寢即  
順夫人棘心蓬首率由舊章素尚空玄益所明習

常

影宋本不空接文  
義當脫一字

當齋居屢處諷誦真文雖祁寒盛暑未嘗廢也又以恭儉孝悌文學道義訓勵子弟皆成其名保大一年詔封太原縣太君從子貴也二子長曰懷建由校書郎歷東府掾以群從百日家于豫章于是辭祿公朝歸綜司政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次曰藉以屬詞敷行從事戚藩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士會中全齊王避親讓寵授鉞臨川朝廷慎選英僚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既拜而夫人疾亟文泰元年春二月十八日卒于京師嘉瑞坊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即以某年月日

誌

鉉

歸葬于洪州某縣某里之原禮也嗚呼富壽戰穀  
天所以祐善也金石銘談世所以喪範也二者無  
愧可謂賢哉鉉早奉世親晚連姻好景行懿德敢  
用直書其銘曰

緜山不傾清淮不湮故我王氏實生令人衛姬之  
智益母之仁光昭祖禰垂慶來雲西山之陽章江  
之濱靈仙攸宅松櫟相因遐壽歸全以反吾真

唐故太原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墓銘

夫人麗窈窕之容蘊幽閑之德孝敬肇于天性明  
惠本于生知光于六姻是謂賢女初我大父脫考  
於乎殷

贊

遇皆立功興運蔚為將臣婚姻之盛冠彼當代故  
夫人既笄歸于我府君君諱承進壽州節度使相  
國公之第三子也二族斯睦百兩是將婦禮之嚴  
家道爰正府君性疎直喜賓客理劇如簡不以世  
務嬰心行已取適不以家財為重鍾鼎之族化為  
草瓢夫人雅性冥符怡然自足慈和待物恭儉飾  
躬子弟以之而克家僕御以之而服教及罹蓬首  
之痛誓全柏舟之節柔芬方遠景命不融春秋四  
十有九戊午夏六月某日終於京師濱江坊里第  
子某等俯就成荆號奉靈輶即以其年月日葬于

鉉  
貞

弟  
謗

摧

某鄉紳府君之塋禮也鉉幸參諸婿獲從外姻載  
陳執緝之儀仍奉懷鉉之託敢書懿範以鏤貞珉  
其詞曰

嗟淑女兮仁慈肅雍伊君子兮亮簡疎通合二姓  
兮五侯之宗垂內則兮素士之風悲秋霜與冬霰  
推女蘿與青松念光塵之倏忽獨天長兮無窮

唐故隴西李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故左司郎中贈太府  
卿諱潛之孫今太子洗馬裔之第三女也伯仲世  
父皆踐歷臺閣抑揚聲實相糾以孝相高以讓芝

姻

蘭桃李閨庭葉然夫人襲圭組之英發為秀色鍾  
嫋嫋之氣凝為淑性柔而有則愛而不驕紈組之  
工翰墨之妙稟自天性能心過人及長歸于李君  
君名俛故楚州刺史諱承嗣之孫今禮部尚書度  
之少子也舅甥之故齊魯之正好合之美潘揚之  
風夫人移天姪族率由典禮不悖舊以廢職不矜  
能而怠敬門內之理清芬穆然嗚呼嚴霜春零露  
華朝墮享年二十有五某年月日卒于京師某里  
之窩居二族悲慟六姻悽愴仁而不壽古則有之  
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江寧縣某鄉里之原禮也宋

銥  
勗

海徐鍇以世親之舊實維私之敬執繡永悼刊石  
為銘銘曰

天之命兮不可知生此賢女兮鍾淑姿嬪于盛族  
兮昭令儀與之才兮不與之壽永凋落兮芳時儼  
兮翬翼道靈輶小江村兮長江渭千秋萬代兮草離  
離空餘初月如蛾眉

唐故文水縣君王氏夫人墓銘

夫人諱曉字國香其先太原人今為廬江人也祖  
潛丘司郎中贈太府卿考坦禮部郎中皆以貞幹  
純懿見稱于時夫人麗窈窕之容秉明慧之性幼

貞

形

於

敬玄

失所恃事繼親以孝聞在家不違於母師移天不  
失於婦順初先姑之治也嚴而有惠通而得禮夫  
人觀刑稟教莫不率循故三十餘年門風家法凜  
然如舊性尚靜退不樂世喧始愚之在要職也夫  
人憂形於色及其居貶所反冰然忘貧此其所以  
為異也雖門族素盛而世塗多故祿賜所入凋給  
無遺豐約同之親疎如一至於澣濯之儉組紩之  
勤繁藻盡敵儒玄勵操環珮中節始終不渝少善  
奏聲長亦捨棄每晨興誦五千言而已享年五十  
戊辰歲八月一日終於京師齊澤里之官舍其年

墳

十月二十三日歸窆于西山洪崖鄉鶯岡里從先  
姑大豐禮也有子曰夷直女曰神華林華嗚呼愚  
常以體道委命為懷而情之所鍾不知其慟銜涕  
秉筆庶不泯其聲塵焉銘曰

維翁之靈生比淑人洪崖之濱寄此新坟生與道  
俱沒與仙隣悠悠精爽豈或為塵嗚呼吾信積善  
之必爾故據恨於斯文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東海徐昌鉉

御製春雪詩序

後序

御製雜說序

北苑侍宴詩序

文獻太子詩集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蕭庶子詩序

咸氏詩集序

御製春雪詩序

臣聞堯尚文思書有詠言之目漢崇儒學史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迂闊王道蕩搖淳風正始之音闕而莫續魏帝浮雲之句不

接輿詞王融曲水之篇無間聖作將興古義允屬

昌期我皇帝陛下常武功成右文業廣明踰日月

不以聖智自居思掞雲天不以才能格物其或南

薰有擇東作無憂民思秋稼之娛物茂冬蒸之禮

恩覃在鑄調振橫汾天籟發音疇非聳聽乾文垂

象寧隔仰瞻信可以暢列聖之謨猷變生人之耳

目者也於是歲躉作噩序首青陽亥鳥司啓之明

晨白歎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上御曆

之七年地平天成時和歲稔衢樽之味普洽玄風

擊壤之聲散為和氣同雲竟野朔雪飛空急勢隨

曙

革  
護

風影亂東郊之仗斂華接曙光浮元會之筵星蹕既移雲罍乃啓木第以龍樓之盛入奉垂旒齊王以鳳沼之榮乘參變几雲軒結轍華復齊趨唯陳韶蕩之音無取魚龍之戲喜油油之既洽顧奕奕之方呈筆落天波言成帝典七言四韻宣示羣臣乃命太弟太傅建勲翰林學士給事中朱翬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簡言吏部尚書毗陵郡公景運工部尚書上饒郡公景遜左常侍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潘處常魏岑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喬彝主客員外郎知

金  
弘  
曲

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祿卿臨汝  
郡公景遼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遊太府少卿陳留  
郡公景道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弘茂駕部郎中李  
瞻等或賡元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傾  
日馭似蟬戶之向當門二十一篇咸從奏御皆所  
以美豐年之兆申萬物之情非徒載笑載言一吟  
一詠而已昔者白雲之唱七萃驅馳黃竹之詩萬  
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偃仰大庭優游  
六藝初筵有秩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而百官已  
事被之樂府授以史官稱乎文章無得而稱也有

詔為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卑可  
月可有餘力何妨一為之序以紀歲可

呵天慈過德猥屬微臣內宴臣錄徐樂上書徒慙暮入日  
追夜方赴安國作序幸冠首篇狂簡僅成競豪因

楷謹上

後序

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負扆之圖魯殿宏規紀黃  
帝垂衣之象用能昭文服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  
如金更百王而不易况乎天統建寅之首皇猷累  
洽之晨上瑞方呈宸游載穆拱北極而衆星咸在  
祝南山而萬壽無踰明皇花萼之樓風流不泯德

高

祖中和之節雅頌常垂實契世之耿光為中朝之  
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聚六藝以同明與  
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普照博望凝思敷古道  
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召立本以  
趨馳粲然後素之功焯爾彰施之象煦如就日肅  
不違顏萬國式瞻若奉衣裳之會羣臣仰止似聞  
輿馬之音盛德形容於斯大備者也初外朝既罷  
內宴方陳赴召者上自副君逮于戚里銅壺已晏  
聖藻爰飛或逡巡而載歌或踏詠而不作既而有  
詔出示羣官臣建勲義方錄等聞命在前援簡先

就因承中旨入奉斯筵而兩省衆篇翌日咸集故  
奉和者二十一首而侍宴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  
被令重述謹上

御製雜說序

臣聞軒后之神也畏愛止乎三百唐堯之聖也倦  
勤及乎耄期文王之明夷也爻象周於六虛宣父  
之感麟也褒貶流於百代乃知功利之及物者與  
形器而有限道德之無憲者將造化而常新是故  
體仁者必懇懃於立言務遠者必勤勤於弘道然  
則封泰山告成功七十二家正禮樂刪詩書一人

而已大矣哉立教之難也有唐基命長發祥符舊  
物重甄斯文不墮皇上高明博厚濬哲文思既承  
累聖之資仍就甘盤之學鴻才綺縟理絕名言默  
識泉深事符影響自祗膺眷命欽若重熙廣大孝  
以厚時風勵惟精而勤庶政宥萬方而罪已體百  
姓以為心俗富刑清時安歲稔其或萬機暇豫禁  
樂宴居接對侍臣宵分乃罷討論墳典昧旦而興  
口無擇言手不釋卷嘗從容謂近臣曰卿輩從公  
之暇莫若為學為文寫學為文莫若討論六籍游  
先王之道義不成不失為古儒也今之為學所宗

者小說所尚者刀筆故發言奮藻則在古人之下  
風以是故也其高識遠量又如此焉昔魏武帝有  
言老而勤學而所著止於兵書吳大帝亦云學問  
自益而無聞述作風化之旨披其憇歎屬者國步  
中艱兵鋒始戢惜民力而屈已畏天命而側身靜  
慮凝神和光戢耀而或深惟遂古遐考萬殊懼時  
運之難并鑑謨猷之可久於是屬思天人之際游  
心今古之間觸緒研幾因文見意縱橫毫翰炳耀  
纏綿以為百王之季六樂道喪移風易俗之用蕩  
而無止惄心堙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記焉堯

影宋本不空接文  
義當脫一字  
源

舜既往魏晉已還授受非公爭奪萌起故論享國  
延促焉三正不修法弊無救甘心於季世之偽絕  
意於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焉戰國之後右武  
戲儒以粗詐為智能以經藝為迂濶此風不革世  
雖未已故論儒術焉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就之  
分則褒申生明荀或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推是  
而往一無弗臻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禮樂  
之極致教化之本淳六籍之微辭羣疑之立見莫  
不近如指掌煥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  
王之變不能異其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夫天

工不能獨運元后不能獨理故有道無時孟子所  
以嘗嗟有君無臣鄭公所以歎恨厥乎斯民有幸  
大道將行舉而錯之域中則三五之功何遠乎爾  
臣又聞將順致美鋪陳耿光布堯言於萬邦稱漢  
德於殊俗蓋詞臣之職也若乃嚮明而理負扆而  
朝慶賞威刑豫游言動則有太史氏存焉又若雅  
頌文賦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

舍人集賢殿學士徐鍇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  
之作未即宣行理冠皇墳謙稱雜說臣鋐以密侍  
禁掖首獲觀瞻有詔冠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

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要道備矣將五

千而並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謨水光冊府謹上

北苑侍宴詩序

通

絃

臣聞道物情而順時令者帝王之能事感惠澤而  
發頌聲者臣子之自然况乎上國春歸華林雨霽  
宸游載穆聖藻先飛雷動風行君唱臣和故可告  
於太史播在薰絃帝典皇墳莫不由斯者已歲躔  
己巳月屬仲春主上御龍舟游北苑新王舊相至  
於近臣並儼華纓同參曲宴——時也風晴景澍  
物茂人和望蔣嶠之巔峯祝為聖壽汎潮溝之清

影宋本不空

共興

淺流作天波絲篁與擊壤齊聲醕筭與君恩共醉  
乃命郎席分題賦詩客思雲飄天詞綺縟文明所  
感蹈詠皆同既擊鉢以爭先亦分題而較勝長景  
未暮百篇已成自揚大雅之風豈在道人之職奉  
詔作序冠于首篇授以集書藏之金匱謹上

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在乎言形  
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粵若書契肇生雅頌乃  
作達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替之時  
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若夫王公大人居

於絃

則

尊履正其行道也無迹其成務也不宰所以可則  
可象有功有親非夫詠言何以觀德周文陳王業  
之什召穆糾宗族之篇聖人輯之皇猷備矣子相  
振建安之藻昭明總衆作之英體有古今理無用  
捨夫機神肆於天性感發由于自然被之管絃故  
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屬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  
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  
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憲刺可戒贊美不誣斯實  
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格人文化成上  
去刪詩綿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流冗

於  
謀

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于纁絅詞人才子充溢  
于圖牒若乃簡練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  
存乎其人亦何必以苦調為高奇以背俗為雅正  
者也殿下挺生知之哲有累聖之資道冠三才學  
兼百氏虞庠齒胄騰聲于就傳之年侯社錫圭底  
績于為邦之際隨城封壤人歌召伯之棠浙右控  
臨時賴京師之潤戎機鞅掌曾不勞神閑館娛游  
未嘗釋卷深遠莫闡其際喜愠不見於容唯奮藻  
而摛華則緣情而致意至鍾山樓月登臨牽望闕  
之懷北固江春眺聽極朝宗之思賞物華而頌王

於立

於立

敬

於立

澤覽稿事而勸農功樂清夜而宴嘉賓感邊塵而  
閔行役沈吟命筆顧盼成章理必造于玄微詞必  
關於教化或寫言而取適終持正于攸歸著于簡  
編凡若干首及玉荷來觀玄圃歸尊臨飛閣之華  
池即游雷之講肆斯文間作盛德日新蓋曠代之  
宗英實一時之師匠以鉉章塵贊論嘗典絲綸謂  
可言詩因令視草聽鈞天之奏徒欲動心酌滄海  
之波唯知滿腹敬抽短翰式懇頌聲謹序

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于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

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  
亡政息瞻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  
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  
矣嗟夫天地長久英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  
俱淪江左名臣及玄譚而共盡清流可揖勝氣猶  
生閨竈簡以淒涼撫絕韋而慷慨斯文未喪何代  
無人濟陽江公鍾川嶽之粹靈體角犀之奇相芳  
蘭十步本自天資建木千尋非求外獎弱齡聞道  
夙歲知名竹箭稱美于東南來充王府天馬擅奇  
于西北入奉乘黃于時聖曆中興賢才間出公從

容冠蓋之際頡頏臺閣之間文高學深職優理勝  
虛襟接物簡易多通正色當官直方無擾定祖宗  
之大號功補神明端風憲之直繩氣憮姦究身可  
屈而名不辱用即行而捨即藏故叢棘三年雅懷  
自若承明再入時望彌高人無間然道亦光矣嗚  
呼運逢上聖年在中身人之云亡空嗟珍瘁死而  
可一作誰與同歸詩所謂胡不萬年傳有云古之遺  
愛者也昔襄陽孟浩然年五十有二疾發背而亡

公立其後身歟何符合之若此惟公以進士擢第  
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叅管記之司登朝籍專掌編

自

之任奏議表啓時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彌寡絕  
文場而遠騖橫學海以孤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  
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然而初無簡編文  
乃亡逸嗣子親門生王克貞等或搜諸經笥或傳  
于人口或焚藁之外或削材之餘彙聚群分凡得  
十卷授之執友以命冠篇鉉族近情親官聯迹密  
每西垣景晏北第風清忘形蹲組之間得意筌蹄  
之表西江東海俱為賦鵬之鄉北門右掖並對受  
釐之間嗟乎相如既往空存封禪之書季子云來  
但有心期之劍寢門流慟已隔生平都門長送遠

於

成今昔追託言于夙契申永悼於斯文援毫悲咤  
存諸梗槩云耳

蕭糜子詩序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為詩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闈道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塗然而精誠中感靡由於外獎英華挺發必自于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俗思過半矣此夫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蕭陵蕭君江左之英詩苑之精其為

樹

讓

人也樂易其處世也靜默忘形衡沁之下苦節戎  
馬之間其道日新其名益震諸侯虛左五府交辟  
今晉王殿下樹藩作相樂善愛才幕府初闢君實  
首冠由典檢書至儀曹郎出入兩宮官無虛授優  
游多士交必正人每良辰美景登高送遠適莫不  
存於心府勢利不及於笑談含毫授簡唱乎和汝  
其性淡故略藻靡之態其思深故多清苦之詞大  
雅之士何以過此鉞與君為友幾將二紀其間聚  
散窮達罕或寧居淡成之懷終始若一靜言投分  
想見古人丁巳歲撫王高讓承華出分陝服君以

官

官省舊德復踐初筵撰行之夕俾予視草錄也不  
佞無足揚君之美徒欲申別恨叙交情故作斯文

冠于篇首云爾

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  
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  
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情性黼藻其身非  
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  
能蓋有神助者也羅君章謝康樂江文通丘希範  
皆有影響發於夢寐今上谷成君亦有之不然者

何其朝捨鷹犬夕味風雅雖世儒積年之勤曾不能及其門者邪遠余之知已盈數百篇矣覩其詩如所聞接其人如其詩既賞其能又貴其異故為冠篇之作以示好事者云戊戌歲正月日序

徐公文集卷第十八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東海徐公鎮

送謝仲宣貯外使北蕃序

送賀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

送張佖鄭貞二先輩序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送劉生序

游衛氏林亭序

送謝仲宣貯外使北蕃序

自昔新都盜國撓我中州建武開元越在江左日

弘

無予字

月之照不及河洛之地者四十年矣主上方恢遠  
略弘下武聖作物覩有聞必先故使偽邦失政胡  
馬大入山泉反覆羌渾沛勝五州遺甿二京故老  
引領南望庶幾撫乎天子聞之憫然故命大司馬  
賈公使以觀變儀曹郎謝君副焉儀曹別乎固應  
曰羨哉是行蒼生之福在斯舉矣始予及予同省  
予弟又與予同府交道深矣今子將之絕域無以  
為贈請贈以言夫格天地充四方莫先于禮昔我  
太宗文皇帝革暴蹕一窩內屈已濟物虛心納諫  
故四夷君長歷代不賓稽顧闕下可謂德矣聲明

文物垂三百年絕而復續可謂禮矣苟使踰百十  
代之有國家者猶當企聳下風奉行不墜况中興  
之嗣君乎周秦宮闈是本朝二宗貞觀德禮是本  
朝家法若棄之而不念委之而不修非天子之意  
也主上躬行於內而使二君順之於外今強胡入  
貢中原無主聖人不能違時時至不可失也子其  
勉之哉思聖意顧人心犬羊百萬以攻戰為事不  
可以威武服也貧豪聚首以姦詐為常不可以智  
力勝也子其將之以德慎之以禮衣冠餘緒必觀  
光手使臣一覲漢官威儀必感泣頓服完心南向

苟或不爾是絕蒼生之望也可不慎歟錄自秉髮  
從宦則聞長者之論盛言為戰國者必以權道子  
視商周以降誰非戰國寧有以權道躋太平乎而  
言以人棄故事與願違今子王府元僚居可言之  
地遠使上介當可行之時勉之哉故人之願蒼生  
之望在此而已行矣文昌春風二月征塗萬里捨  
游宴之適就鞍馬之勞征虜亭下南朝送別之場  
臨滄觀側茂弘恩洛之所叙離懷古寧無情乎矧  
輶車所經觸緒牽思渡長淮則想清流映月之景  
過睢園則思愁雲零雪之興望肇洛則傷麥秀之

詩指唐晉則感大風之歌綏懷之暇彈琴詠詩以  
祛鬱陶之慮還軫在邇不復多陳聊序鄙志爾

送贊善大夫陳翊致仕還鄉詩序

夫進退之機大易稱首止足之誠玄文所宗君子  
動必乘時故言行而事立靜惟體道故身貴而名  
全然則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去聖既遠引年益稀  
是以古之明君爰有成式重辭祿之士優懸車之  
禮貴飾寵秩靡限常均所以崇德尚賢激貪勵俗  
者也皇風所及我有其人太子洗馬陳翊江浙炳  
靈鄉閭獲譽樓遲下位而升聞自高使蕃寵任而

於

祇畏日積時方多難寄切司聰將命無私臨事能  
斷盤錯必解風雨不渝及少海告符接山表慶天  
下之本既正四郊之壘亦羅于是詠遂初之賦決  
高謝之懷京口之西先有別墅前臨廣陌却枕長  
江田逾二頃秦都八百載仲若軒懸之地不遠風  
煙蒲真人鹿迹之鄉依然川域誅茅築室素欲終  
焉其所間者飛泉而已嘗因暇日策杖尋幽爰有  
道人指示嵒溜百步之內一道懸流其清可鑑其  
味如醴蒙崖漱石滌慮蠲痼信山川助其好尚亦  
心府資其營濯既而挂冠請命伏闇陳詞優詔嘉

章  
弘

貞

敬

之竟允其請錫金紫之服升贊善之資輕舟東浮  
盡室而去副君執手流涕似宜都之別弘景羣公  
供帳祖餞若都門之送二疎知與不知莫不稱歎  
殿下調高雅頌文動星辰賦詩一章以寵行邁掩  
鄴中之舊制流樂府之新聲足以厚君臣之情敷  
風化之本纏綯麗色丘壑增華自周行之人與觀  
光之士靡然投贈粲爾成章遠比河深之篇近擬  
白雲之集夫其貞退之節樂善之風實教義之所  
臻亦詠歌之盛觀也錄名恭望苑述本騷人故言  
能賦之才濫奉言詩之賜敬序麗則冠于首篇

送張佖郭賁二先輩序

貞

時

君子所以章灼當時焜耀來裔者必曰進士擢第  
畿尉釋褐斯道也中朝令法雖百王不移者也自  
聖曆中興百度漸貞能興此美者今始見張郭二  
生矣則知九仞之勢千里之行疑雲逐日未可量  
也鉉也不佞生於先賢之後退在二子之前此美  
不兼可以歎息然有事同而事異請試論之噫詞  
場墮廢五十年矣故老之言議殆絕後生之視聽情  
然今百辟有司達于郡國吏徒見趨走公府中一  
尉耳焉知其餘哉而二君子調高才遠年少氣盛

將以俊造之業自重責人以既廢之禮又將以堯  
舜之道為用議政於俗吏之間如是將與時大乖  
矣嗚呼彼衆戎寡或者難以勝乎君子之道無施  
不可舒之彌四海奏之在掌握日磾見奇於牧馬  
元楊知名於水磧彼二人即公輔大器也豈以恥  
辱為累哉愚願二君子反已正身開懷戢耀無望  
人以不知無強人以不能如斯而已矣今天子重  
文好古諸生懷才待用所以蒼生未蒙福者上下  
之勢殊中有間耳大易之義物不終否否極必泰  
泰之時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君臣

相合然後事業遠矣吾以為斯道之復不遠吾子  
其勉之句曲仙鄉廣陵勝地多難將弭春物將華  
琴棊詩酒足以爲適贈言之旨盡於斯焉

送武進龔明府之官序

古人有言士君子志意既立名譽不聞蓋朋友之  
過也嗚呼予於龔生有之矣始予居獻納之地生  
已爲赤縣尉嘗竊議謂生宜參諫垣憲府之仕而  
未果拔茅之志遽爲賦鵬之行生不旋踵亦左授  
天長用武之地朝廷置建武軍於其所使爲將者  
治之習兵興儒其志不通也處長興佐其勢不均

也軍市之征日困於民王澤之流不被於俗及生  
之至官縣始舉刑煩革弊丕變舊風踰年告歸舉  
邑之民相率遙道不聽去乃潛匿佛廟室中耆耋  
輒索而獲焉扶之上車擁之而還竟不得已中夜  
而遁畏哉遺愛之風若此考功之吏弗聞丙辰歲  
予避兵于池陽遇生侍親郡中勉之東下是時甘  
泉有烽火之急天子下哀痛之詔予謂生必自致  
青雲之上以解天下之倒懸而出入三年始為武  
進宰噫非朋友之過乎嘗試論之曰才不才在我  
用不用在時道之所存其人乃貴功名寵祿何足

算哉苟澤及於民教被於物則百里之廣千室之富斯可矣與夫楊孟之徒次軒閣卷垂空言於後世者不猶愈乎行矣龔生苟有良田何憂晚歲贈言之要其過此乎

送劉生序

彭城劉生為南畿令天官侍郎昌黎公作序以送盛稱故歷陽宰楊貢外光儒之為政以勗之鉉與楊君有姻深知其內行君清簡仁愛心無適莫自妻子僕妾及家族吏民接之無親疎之隔求之於形骸之外蓋真純之氣充而感召之應遠民之好

昌

競者皆相與言曰衆若囂訟必撓吾負外矣嗚呼  
其古人乎今劉生才俊於楊學優於楊觀其政績  
等然生猶有耿介不平之氣觀吏部之勗予與予  
之贈言蓋為是也予其平心歲用渭然與道合在

古人上矣矧西山神仙之宅也旌陽其遠乎僕固  
休談生停驛已久故揚榷以論之九月二十七日

中書舍人徐鉉序

游衛氏林亭序

建康西北十里所育迎捨湖水本清華魚鳥翔泳  
昔晉元南渡壺裝交迓於斯今中興建都人烟櫛

果

比於是其間百畝之地宮率衛君瀞水之所也前  
有方塘曲沼之勝後有鮮原峻嶺之奇表以虛堂  
累榭飾以怪石珍木悅目之賞充物其中待賓之  
具無求於外庶乎王君諭德蕭君贊善孫君與上  
臺僚嘗游焉賢衛君也陶陶孟夏果果初日虛幌  
始闢清風颯然班荆蕮松琴奕詩酒登降靡迺闡  
臨駘蕩熙熙然不知世罔與我之為異矣嗟夫天  
生萬物貴適其性君子有屈身以利物後已而先  
人或行道以致時文或効智以濟世用斯有貴乎  
自適者也朝市丘壑君得中道焉下雍道汙智劣

徵

無益於事山資弗給歸計未從每尋幽選勝何遠  
不届一踐茲境杳然忘歸凡我同游皆為智者徵  
文紀事其有意乎壬子歲夏五月祠部郎中知制  
誥徐鉉躋躇嘵嘵之所作也

徐公文集卷第十九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

東海徐昌鉉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冊禮表

賀德音表

謝詔撰元宗實錄表

謝賜莊田表

為蕭給事與楚王書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復方訥書

荅林正字書

荅左偃處士書

常夢錫行狀

薦處士陳禹狀

冊秀才文四首

祭文獻太子文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祭韓侍郎文

祭王郎中文

祭劉司空文

百官奏請行聖尊后冊禮表

文武百官臣某等古伏奉制旨以聖尊后冊禮奉令  
旨俟百日後上進者仰承嚴命固合遵行但以事  
有未安理須陳奏中謝伏以歷代已來嗣極之主

禮之大者尊奉上宮儻或正儀未行庶事莫敢先

舉所以陛下裁膺冊禮即下制書長樂歸尊已先  
孝理百司承式將撰吉辰及金輅言還六宮即叙  
惟憂典禮已屬精遲遽覩絲言傳聽慈旨在苴麻  
之次誠極感傷然凶吉之儀本無妨礙歷觀前載  
徧考儒臣法度具存事體至大况渙汗之澤普及  
諸侯簡冊之行便當相次本修大禮交謙羣情伏  
乞陛下再稟嚴慈俯迴聽允臣等幸塵有位庶免  
曠官冒瀆冕旒無任云云

賀德音表

文武百官某等言伏覩御札崇尚儉約克己庇民

飾

于

節省服用去金玉之飾減放嬪御屏聲色之娛供進珍羞製作奇巧中禁賜與內門資用並從損廢以緩征信宸翰章明德音流布凡百卿士至於兆人歡呼感動倍百常品中賀臣聞文武之政方冊存焉知之非難行之不易故自三代已降繼體之君有師保之訓以制其情有諫諍之臣以救其失及其行也猶未臻焉豈有發自宸衷出於獨斷乾文昭煥至德宏新聳動四方如此之盛者也伏惟陛下重熙撫運下武膺期翼翼小心乾乾夕惕寅畏所感人神固弗和仁明所加細大固弗理然猶

衛  
飭

勞謙訪道虛已求才日照天臨山蔵海納體唐堯  
之仁以親九族極虞舜之孝以奉上宮率天下之  
尊以承顏問安舉四海之富以扇枕調膳德既充  
矣化亦孚矣然後卹小民之艱食閔羣吏之急徵  
息澤虞之征釋公田之禁崇足用之本近取諸身  
致九年之儲無求於外斥靡曼之色咸遂物情除  
玩珍之賜率由舊典去淫巧以急用罷私積以歸  
公生人之耳目惟新風俗之流浮立變先皇帝貽  
翼子之訓垂聖人之資言有所未宣行有所未遠  
陛下奉揚先志推而行之數年之間盛美斯備向

若非陛下之孝心廣達無以見先帝之聖作惟幾  
巍乎煥乎不可得而名已昔者成湯因歲旱而罪  
己周成動天威而責躬咸能即致時雍永錫繁祉  
豈若陛下春秋方富中外方寧制於幾先行此難  
事宗社之降靈可見邪家之流祚何窮率土之濱  
孰不幸甚則臣向所謂知之非難行之不易陛下  
既能行之矣臣又聞行之甚易終之實艱願陛下  
慎而守之則登三邁五夫何遠耶臣等幸塵班列  
無補誠明徒慙充位之譏但賀蒼生之福措詞有  
盡順美難周臣等無任瞻天仰德歎呼躍踊之極

云云

謝詔撰 元宗實錄表

臣鉉伏奉詔諭以元宗皇帝實錄命臣修撰才微任重恩厚責深拜捧絲綸若臨冰谷中謝臣聞握圖御宇既憲章於在昔創法垂統亦啓佑於後昆然則至德無名玄功無迹惟日用而不竭豈淺局之能量是以良史之才歷代為重以南董之直而無聞於成編如遷固之能而不絕於淳議則知鋪陳王業昭灼皇圖求之當仁豈易輕授伏惟元宗皇帝紹中興之統承累洽之基大孝邁於有虞仁

怒逾於漢祖愛人節用得孝文之風重學崇儒有  
建元之烈東京則光武章明以憂勤立政魏室則  
太祖陳王以文藻化人綜是全功允昭聖德對越  
上帝數佑下民二十年間慎終如始陛下嗣膺寶  
曆欽若天明以累聖之資輔生知之哲導揚休命  
啓煥貽謀故得畏軒后之神更延三百配文王之  
祀永奉明堂必將著以丹青播於金石斯為重任  
宜在鴻儒如臣者竊向末流記問微學遭逢之便  
塵玷司言豈意天鑒不遺寤憇過聽猥加寵寄及  
此非才進退莫遑恠失次然臣祇事先帝常忝

驚

近司沐玉澤以滋深欽皇風而永久報大君之厚  
德誠有愚心廟作者之清塵其如公議戴恩愈極  
揣分彌驚未識津涯徒知慶躍云云

謝賜莊田表

右臣伏蒙宸慈念及闕乏特降宣旨為置莊田仍  
且於少府監賜熟米二百石者望外之恩莫知所  
自撫躬拜命終懼且驚伏以臣稟性顓愚觸塗踈  
拙幸緣際會早玷清華祿秩之資既為過量吉凶  
之備皆沐優恩空費稻梁寧裨海嶽但以家傳清  
白族有羈孤雖欲居常終慙逼下蓋亦閑於世務

非敢竊效古人伏惟陛下明極燭幽仁深廣覆親  
加寵諭曲軫殊私昔者葛亮薄田不聞君賜孫弘  
脫粟尚獲時議如臣非才何以致此辭讓則有辜  
閔惻祇受則更覺貪饕徒承推食之恩轉積素餐  
之罪乾坤之施無可上酬蠟燭之軀惟知畢命

為蕭給事與楚王書

世事推移長塗圮隔違離軒砌二十餘年追念生  
平首覩心目伏承大王英謀奮發妙略宏施長軸  
伐叛之師克正奪宗之罪奉大朝之正朔慰全楚  
之謳歌成功上簡於帝心惠澤遠敷於庶俗風猷

所及慶快同深儼早被恩私今通信問欣躍之極  
倍萬常情

又代蕭給事與楚王書

儼聞君子退人忠臣去國舊君有反服之禮交絕  
無惡聲之嫌以義始終古今一也某受性無術闇  
於事機佩師訓以周旋忘時憲之險易追惟疇昔  
受過先王國士之知何嘗暫忘某復曳裾侯館委  
質府庭松楸所依兄弟少長大義若此乃心如何  
而世事推移讒言交今上忠信獲罪于戈日尋某雖  
不才非敢愛死過君以求名則不忍苟生以失節

則不能誠忍蕞爾之身終為執事之累所以仰冒  
嚴禁逃還故鄉出魯國以悲歌向西河而下泣子  
鮮去衛非欲立朝梁鴻適吳本期自質先皇帝恩  
深善貸義極綏憐未鄉曲之棄妻收荆岑之遺璞  
遂得服勤州縣歷職朝廷始望初心豈將及此但  
封疆負閭玉帛不尋奕世君臣一朝胡越愧三州  
之父子羨五部之弟兄外覲文明俯慙章綬每春  
秋代序霜露交零飛江南之羣鶩嘶岱北之朔馬  
悲興觸緒淚落霑襟自分漫是長懷永歎而天將  
厥亂人或與能大王以命世之資克清家難聖上

以至仁之舉大濟橫流車書既同冠蓋相望方承  
大王念幼蘭之逐客哀叢林之離人煦以恩光感  
之意氣乘軒食肉有若平時始聽音塵猶疑夢寐  
且悲且慰五情無主苟非大人之德不以細故介  
懷則惠好所臻孰能若是某又聞善父母者必推  
錫類之感善兄弟者必廣棠棣之風故能功冠生  
民道濟天下大王英謀遠略弘量深仁上國仰其  
嘉猷全楚被其渥澤如某昔年事分曾無蔓介之  
嫌今日支離合在昭蘇之數况東西一體道路無  
虞儻蒙闕以懸旌全斯大造兄弟子姪並許還朝

存者荷二天之恩沒者釋九原之恨則生死肉骨  
未可比量灑膽墮肝寧申萬一某以學古為家業  
以感義為素懷空言虛詞且非說客皇天后土實  
鑒此心猶覬拭玉張旃或從行人之末揮禽執贊  
重趨典客之傍丹懸獲申微願斯畢雖復身墳溝  
壑猶望魂魄知歸攬筆陳詞悲采橫集

復方訥書

鉉以疎拙之性頑滯之資創於人曹無足比數然  
以荷先人之業根踐清貫讀往聖之書頗識通方  
累朝舊恩漸於肌骨至於行道濟物立身揚名報

嘗有

受

國士之知成天下之務竊不自揆頗有嘗心故膺耳目之寄當津要之路侃然自信不以為憂而才與心違命與運背言出而不能寤主身廢而無足救時三年之中百艱備歷干戈擾於內地烽火照於闕庭奔走道路容身靡所當此時也苟得耕於南畝齊於一民以始終焉尚為幸也而副君將聖王道漸亨博采遺賢以濟多難贊諭之任首及非才拜命以來誠自憂媿何者儲后踐納麓之重而處於承顧之地有從諫之善而立於無過之場徒欲持梯米以實太倉秉燭火以助義御恐不足以

四  
卷之二

副上德之舉塞故人之望也但當正身潔已徇公  
滅私使內不媿於本心外不違於所學而已閣下  
德我太甚期我太深歷陽郡佐白君至京辱脫手  
札慶譽優渥勗勤殷勤知已之情無以過此然此  
日副君之垂顧乃昔時闇下前席題品之所致也  
誠識佩服何日忘之今兵難少寧蒸民未泰頂踵  
利物斯實其時闇下高卧已久羣望頗鬱宣室之  
召斯在不遠勉慎興居以副翹企悽悽之意遲用  
面論不宣某再拜

答林正字書

十二月日復書正字足下辱覩長牋詞高旨遠脩  
環捧讀欵罷不能見顧之深良足愧也吾子以老  
成之智蘊救世之心一言悟主俯拾初筮雖位未  
充量然升聞特達超然獨異亦古之所難也推是  
而往其道可知鉉也不才猥廁先達雖復識不能  
見之於未兆才不能濟之於已形然而振天下之  
公議舉天下之公器推轂後進心無適莫庶幾不  
下於昔賢吾子異日當知之不妄其古今之變安  
危之勢忽乎微哉未可一二以言語盡也謹俟暇  
日當接餘論聊奉還荅伏惟鑒悉徐鉉白

答左偃處士書

貞

日月東海徐鉉。答拜稽首復書處士足下鉉讀聖人之書探作者之意出處語默信非徒然故高卧堯舜之代不為背時濡足楚漢之際不為趣利嗟夫天下兵起百年于茲立功名取富貴者有之貞苦節安徒步者何寂寥而無聞也愚常疑廉耻之風於是乎絕而足下負磊落之氣畜清麗之才褐衣韋帶賦詩自釋介然之操其殆庶乎悠悠之人尚未識其所謂惟韓君叔言知之以鉉愛奇好古者也故屢稱足下之行並誦足下之詩相視欣然

以為今猶古也然鉉才名地望遠謝韓君故望廬  
息心不敢當隱君子之厚顧足下德我太甚惠然  
而來咫尺之書則古人之道在其中百篇之詩則  
作者之序冠其首先以溢美之贈益以謙光之詞  
發誠欣覩不能自己又念者之隱者消聲物外絕  
迹時人今足下高蹈如彼自屈若此得非以吾道  
久否思發憤而振起之爾鉉誠淺劣才足以堪願  
契素交歲寒然後盛集績當歸納不宣鉉再拜

故朝散大夫守禮部尚書柱國河內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常公

淑

弘

貞

行狀 曾祖不仕祖泓邠州宣祿縣令

考脩成都府戶曹叅軍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曹貴里常夢錫字孟圖年六十

一狀

公守量恢弘識度宏曠質重有氣博學多聞初舉秀才值世亂不克隨計西州羣后羔鴈交辟累為秦隴諸郡判官岐王茂貞據有扶風傳國二世承制除公寶雞縣令兼監察御史是時京洛屢變幕府驟更公審擇木之所宜乃瞻烏而來止烈祖肇基工業物色異人得公甚喜授大理司直今上初

于

銜

秉機務慎求賓從公實預焉允塞時望既授裨遷  
殿中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寫直中書預聞機密  
周慎詳敏冠於當時烈祖深器之擢拜給事中封  
駁奏議無所顧憚由是始為當塗者所疾今上嗣  
位恩禮甚優公以發號之初四海瞻望機微所慎  
宜在斯時盡規極言如恐不及於是大忤權貴貶  
佐池州明年徵為戶部郎中復拜給事中仍充翰  
林學士知貢舉天子以典司詔命最宜親密乃別  
置宣正院於內庭以先朝選授公為稱職俾以內  
任專掌是司秋霜之操歲寒不易凡敢言之士皆

徵  
問

依賴焉甲辰歲諫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公深惟君  
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儲伏臘將卜優游又除  
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為司聽之  
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承旨公以椒蘭不雜絳灌  
方隆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遷戶  
部尚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聞望夙重足以坐鎮  
帷幕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為宰  
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羸瘠憂之詔留東都以便  
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  
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亹然而逝主上

念藩郎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

嗣子方幼詔中使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高

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覈而吐論甚

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

蕃密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詭詞獨見先覺

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

一捷給彼衆我克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

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恥為狷介之行以

邀皦察之名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

啓手足之際無呻吟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至

影宋本不宣

啜  
亨

徵問

依賴焉甲辰歲誅臣皆貶公亦罷院事公深惟君  
臣之義思全進退之禮稍儲伏臘將卜優游又除  
吏部侍郎領御史臺事上復置文理院為司聽之  
寄以公為文理院學士承旨公以椒蘭不雜絳灌  
方隆從容中道守正而已明年以疾固辭乃遷戶  
部尚書領商州刺史上以公聞望風重足以坐鎮  
雅俗強起令知省事而病久不復公私廢失為宰  
相所劾坐貶饒州上以羸瘠憂之詔留東都以便  
醫藥踰年小愈徵為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改禮部  
尚書戊午歲冬十一月方與客談奄然而逝主上

步啜

影宋本不宣

念藩邸之舊追亮直之誠罷朝悲悼贈送優渥以  
嗣子方幼詔中使監護其喪惟公誠純性剛文高  
學富詞賦典麗而執筆甚稀名理精數而吐論甚  
簡多識故事洞明政體自昇元中至保大之初便  
蕃宻勿有犯無隱門絕私謁出則詭詞獨見先覺  
邈然靡及政先古義而時方尚權論舉大體而人  
一捷給彼衆我克故不能克主恩方重莫果歸田  
之心世路未夷竟鬱濟時之用恥為捐介之行以  
邀皦察之名畜伎樂飲醇酒怡然自得聊以卒歲  
啓手足之際無呻吟之聲古之達者正當此耳至

樹

章

以名法之學獲選立門固非良史之才曷紀賢人  
之德庶為實錄以俟易名謹狀此文與門  
生樹丕作

薦處士陳禹狀

右臣伏覩國家哀來羣才搜揚片善其有上書言  
事者猶有可取必加甄錄廣納之意遐邇知恩然  
臣竊嘗觀之率皆淺近止於采取金寶檢榷賦租  
製作舟車斬伐材木巡察關禁收捕寇攘既利害  
相參亦虛實略半食祿者衆成務者稀若乃先王  
教化之源朝廷刑政之本謂之迂濶竟爾寂寥得  
人之盛未可致也去夏有布衣陳禹詣獻納院上

實有

於

疏獨與衆異其言曰五常之教不立度量之器不均又曰江鄉之民存不事之以禮亡不祭之於室斯有實意于教化而不汨於流俗者也臣於是訪其爲人則鄉曲無過延之與語則靜默寡詞儻使行顧其言才副其識則古之循吏何以踰之顧陛下以親民之職試其爲理考績之際自有常科臣忝預銓司顧慙則哲謬妄論薦俯伏兢惶謹奏

冉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籍煥然及周室既衰諸侯異政賢俊之士分軌並馳至如管仲

軌

樹

以名法之學獲選立門固非良史之才曷紀賢人  
之德庶為實錄以俟易名謹狀此文與門生樹丕作

薦處士陳禹狀

右臣伏覩國家裒采羣才搜揚片善其有上書言  
事者猶有可取必加甄錄廣納之意遐邇知恩然  
臣竊嘗觀之率皆淺近止於求取金寶檢榷賦租  
製作舟車斬伐材木巡察關禁收捕寇攘既利害  
相參亦虛實略半食祿者衆成務者稀若乃先王  
教化之源朝廷刑政之本謂之迂濶竟爾寂寥得  
人之盛未可致也去夏有布衣陳禹詣獻納院上

音

實有

於

疏獨與衆異其言曰五常之教不立度量之器不均又曰江鄉之民存不事之以禮亡不祭之於室斯有實意于教化而不汨於流俗者也臣於是訪其爲人則鄉曲無過延之與語則靜默寡詞儻使行顧其言才副其識則古之循吏何以踰之顧陛下以親民之職試其爲理考績之際自有常科臣忝預銓司顧慙則哲謬妄論薦俯伏兢惶謹奏

冉秀才文四首

自三五以還文質迭變百王之法六籍煥然及周室既衰諸侯異政賢俊之士分軌並馳至如管仲

于

霸齊之功商鞅強秦之令申韓之名法孫吳之戰  
陣李悝則務盡地力墨翟則崇尚節儉此其尤著  
者也蓋百家之說雖其道不同奉而行之皆足以  
致理于大夫服膺聖道必盡幽深試論其中孰得  
周孔之旨可為當今之用者悉心極慮以著於篇  
夫君者民之表也天下取則焉故慎其威儀定其  
聲色氣時其憲令審其好惡以此示之未有不化  
者也然而唐堯在上日用而不知聖祖立言親譽  
者其次夫如是則寂然不動澹乎無為使蚩蚩之  
民何所則象而能革其浮偽驅之仁壽哉舉要立

中必有其說

昔太公理齊因其俗故報政速而後世強伯禽為魯易其俗故報政遲而後世弱然則商辛淫虐之風不可不去也周家仁厚之化不可不被也修舊者未見其遺善之塗革故者豈傷於維新之義遲速之効強弱之由顧聞嘉言以釋斯惑

肉刑之法明王之制著於周禮垂憲無窮何故三苗行之以為虐秦人奉之以為暴漢文除之以為仁乎自魏晉以還議論間出理竟不決法竟不行豈時運之變有殊將聖賢之才或異顧聞歸趣以

正古風

祭文獻太子文

樹  
勸  
誦

粵惟上天降鑑我李文昭武穆神孫孝子赫矣謨  
訓昭哉圖史以濟時屯以永千祀恭惟盛烈仰屬  
尊靈惟精惟一克長克君有信厚之風以睦公族  
有孝敬之德以奉天經避寵榮讓以正流俗主留  
分陝以樹風聲惠下之政為民慈父平戎之績為  
國長城聳多士之耳目煥萬古之丹青諸聞既正  
鴻猷允塞雖主罷而納揆更承頤而養德四海無  
波百官咸或光昭興運允答靈心宗祊之所託者

重蒼生之所望者深何國步之已泰忽神儀之永  
沈陽光為之而晝晦萬籟為之而哀吟惟恩信之  
所洽孰憂傷之可任某等述備三十義深凡百或  
選自朝廷或仰由推擇或方列於官府或嘗陪於  
賓席分曹著位有先後之差辱顧推誠無高卑之  
隔徒歲月以滋深愧涓塵之靡益今也徒御分散  
軒墀閒寂摧傷於望苑之前慟絕於華池之側實  
邦家之不幸豈臣吏之空惜嗚呼哀哉寢園斯啓  
遠日將從儼象輶以帷白建鸞旗而旄紅聽寂歷  
以無覩視者冥而遂空撫躬弔影涕兩號風散寓

徐公集之十一  
誠於邇豆庶寫恨於心胷願賓天之下降鑑永慕  
之無窮嗚呼哀哉尚饗

與中書官員祭江學士文

勒  
玄

維年月日廣平游簡言隴西李貽業清河張緯東  
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翰林學士  
江公君章之靈眇眇玄造茫茫萬有若明若晦為  
天為壽顏子不幸仲宣無後豈同槩之能量實令  
名之不朽惟公之生俊德高名一日千里三頃立  
城乃邦之彦乃時之英藹然臺閣存此風聲惟公  
之沒音容倏忽二于繼天高堂結髮有女垂髫摧

署

品

心裂骨門館秋風階庭夜月哀從中來云誰能遏  
簡言固陋風奉光塵廟朝之舊豈無佗人西垣並  
入禁署相因二十年中心同道親曾無間隙靡或  
淄磷貽業不才依仁仰德晚獲同舍因成近戚形  
忘累遣情深分密杯酒彌飲光陰一擲豈料歡遊  
遽分今昔緯在三川論交早年才力工拙詞場後  
先與之聲價借以騰鳩徒欣迹敢曰差肩佗擲  
胥會舊分依然倍成感歎轉奉周旋鋟實後生幸  
為同族聯事之好友于之睦以道相許以義相勗  
官路逐遷天涯謫逐千里關山它鄉心曲自帝里

連歸周行並復貌駕未安捨我何速嗚呼君章魂  
遊何方非巫陽之可招非祖洲之可望平時笑語  
舊日顛狂何夢覺之不識何悲歡之不常惟四友  
之分義成終天之感傷雖山公之無託豈延陵之  
可忘有肴肴在御有酒盈觴死生之會終于此堂願  
公如莊來來為我嘗長號有慟涕淚無行薄奠云畢  
哀情未央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侍郎文

維開寶三年太歲庚午九月己亥朔七日乙巳東  
海徐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故中書侍郎

贈相國昌黎公之靈天祐生民必生賢人數有治  
亂道或享元君子處之全名保真窮不易節遠不  
私身嗚呼明公與道為鄰其本也忠其動也仁折  
而不撓屈則能伸懋此威績揚於王庭名聞天下  
道合明君宜若張公上應台星宜如衛武享數百  
齡如何不淑與世同塵城郢遺忠感深紫宸黯寥  
之食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局知與不知孰  
無悲辛嗚呼哀哉某惟不佞早奉光容傾蓋之交  
縕縕相從公之知我如我知公何義不協何言不  
同寧懼觸鱗之忤豈防蠶角之凶先號後笑無初

有終霰雪既消陽光乃融海郡山城幾怜煦沫南  
宮西掖近見搏風豈主恩之可報幸吾道之非窮  
今也歲月逍遙悲歡一空平生氣宇夙昔心胷極  
視聽而無所與造化而冥蒙露滋門柳霜凋井桐  
物感於外悲來自中生芻表德絮酒申恭願貞魂  
之降鑒庶丹憇以斯通

祭王郎中文

維年月日朝議郎行秘書省秘書郎直門下徐鉉  
謹以庶羞之奠昭告于故郎中文人之靈惟靈立  
身行己之規理職奉公之節聞於士友著在官司

今以銜悲豈容繁述伏思頃歲獨奉深知獲承于  
妻之恩追序通家之舊邕和二族出入十年情不  
間於初終義實敦於骨肉去歲天恩舉善右掖登  
賢幸以王事僅同省垣不隔陪侍靡違於旦夕興  
居常在於見聞雖無光益之期且慰因依之望豈  
謂悲歡迭代光景須臾才周旬歲之間奄今上  
御名終天  
之痛追攀靡及哀慕何窮嗚呼哀哉昨聞訃之初  
方當卧病不得親臨易箦躬奉遺言徒垂淚於漳  
濱但痛心於夜寢嗚呼哀哉家存餘慶念屬帝心  
有後之期自符公議不孤之任豈在它人嗚呼哀

敬

絃弘

貞

哉故國方遠良時未卜王畿寫礪遠日將臨霧昏  
而丹旄悠揚月落而總唯蕭索涼風勁慘行路同  
悲瞻望靈筵酸辛無地敬陳薄奠少道深懷髮鬢  
明靈一賜臨降尚饗

祭劉司空文

惟靈氣稟冲和志推薰潔白璧蘊亨尹之美朱紱  
含清越之音操行純深性克全於天爵襟懷弘遠  
譽早播於人龍頃自奮迹清朝策名近侍既保後  
凋之節終諧貞退之心道因捐而益光名以謙而  
更著優遊自得忠孝歸全求之古人我復何愧某

貞

等幸承事舊况預姻連眷分遇私襟期莫逆歷歲  
時而彌固經夷險而不回揖淡水以無厭仰高山  
而何極今則佳城將啓遠日有期光容有隔於重  
泉醱掌聊申於薄奠仰惟貞魄俯鑒丹誠尚饗

徐公文集卷第二十